

華僧循陸西行求法要學會多少釋外文？ 兼述西方法師來華弘法時如何學習中文？

曹仕邦

我們閱讀明吳承恩（一五〇〇？～一五八二？）

的《百回本西遊記》，會發現這小說中的唐三藏往西天取經時，在途中跟所經歷各國的君臣、民衆都以漢語交流，完全沒有使用過任何外語。而事實上，真正的玄奘三藏（六〇二～六六四）在西行之前，是學過不少外語的。唐釋道宣（五九六～六六七）《續高僧傳》（大正藏編號二〇六〇）卷四〈唐京師大慈恩寺玄奘傳〉略云：

（玄奘出國求法之前）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援，數日便通（頁四四七中）。

據〈傳〉所言，玄奘出國前是學遍了途中要使用的不同國度底不同語言與文字（「書」指文字，「語」指語言）的！

奘公何以要先學習許多不同的文字和語言？原來

玄奘三藏循陸途往印度取經，出了唐朝國門的玉門關之後，要通過如今的新疆省進入中亞細亞，然後南下赴印度。新疆與中亞語言複雜，人所共知，舉個例說，上世紀初，西方學者在新疆省馬耨縣發現一些以梵文字母拼寫的佛經，因此能讀出經中字句的發音，但讀後發現這些文字不是梵文！經過研究之下，知道這縣份是古代的「馬耨國」所在，循此明白這是古時馬耨人用梵文字母來拼寫自己的語言。學者們稱之為「吐火羅甲」。

其後，又在同一省的庫車縣發現另一批佛經，同樣以梵文字母拼寫，但讀出來既非梵文也不是馬耨文。由於庫車屬古時「龜茲（音「丘慈」國）所在，是以知道龜茲人也用梵文字母來拼寫自己的語言，學者們稱之為「吐火羅乙」。

馬耨與庫車是相去不太遠的兩個縣，而古時彼此語言大不相同。玄奘西行既要途經不少國度，他不多學語

文又怎行？更何況，奘公在途中曾跟龜茲國的頂級高僧木叉毬多（Mokṣaśūpta?）辯論小乘佛義；又在中亞細亞的活國（此國在Oxus河以南）跟一位佛學好得「疎勒（今新疆省喀什噶爾一帶）、于闐（今新疆和闐縣）之僧無敢對論」的此國高僧達摩僧迦（Dharmasāṃgha?）作同樣的辯論，而都能駁倒對方。

問題是龜茲跟活國距離頗遠，彼此語言不同，難道奘公在龜茲時用龜茲語；而在活國時則用這國度的語言跟人家辯論？

不過，前引《續高僧傳·玄奘傳》已露了玄機。

《傳》稱玄奘出國前「廣就諸蕃，遍學書語」之時是「行坐尋授，數日便通」的，換言之，奘公對每一種外國語言都僅學數天便不在學。據如今我們學習外語外文的經驗，能夠在數天之內便通習一種語文，不過是這種語文的普通會話與常用文字，以便身臨域外能跟當地人作簡單交談；和看得懂路牌，讀得懂餐館的菜單，諸如此類而已，想玄奘當年亦復如是。倘使要他使用極有限的龜茲語和活國話跟人家辯論高深佛教義理，那是肯定不夠用的！

那麼玄奘使用什麼語言來辯論？經過一番研究和推論，知道上述兩場辯論是用梵語進行的！

何以言之？首先，奘公出國往印度求法，當然先

學過梵語梵文。雖然所有關於他老人家的傳記都未言他啓程前如何努力於梵文，但依如今出國留學的經驗，若未先學一點要往留學之國的語文，誰敢貿貿然便動身？其次，據史料所示，木叉毬多跟達摩僧迦都曾往印度求法，精通梵語梵文。第三，佛門義理既不創始於中國也不產生於龜茲和活國，玄奘跟這兩位西域僧人的母語既然各自不同，彼此辯論原非本國土產的佛門高深義理之時，若使用梵語對辯，自更易把握要點，暢所欲言。因此，仕邦深信當時的辯論是在梵語之下進行的。尤其史料所示，辯論進行之時並無口譯人員在旁傳語！

不特此也，仕邦更循此找出古時西行求法的華夏僧人行前不必多學外語，只要學通梵文便可！

何以言之？首先，人類受到教育學所謂「個別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的限制，並非人人都有學習外語的天賦，倘使求法之人僅學過梵文便足以在域外生活，自然鼓舞更多人興起西行求法的勇氣，因此魏晉至隋唐，西行求法者絡繹不絕於途。

其次，何以西行前學過梵文便夠？原來如今新疆與中亞細亞屬伊斯蘭教的大教區，這是緣於唐天寶十年（七五一），唐朝軍隊大敗給大食（註一）軍之後，華人勢力退出中亞地區，這廣大地區纔普遍信伊斯蘭教。在此以前，中亞以至新疆是佛教的大教區（註二），

佛寺遍布，在伽藍之中，自有通習梵語梵文的外國法師（尤其據史料所示，梵文在當時屬西域佛教界的通用語文）。那麼往天竺求法的華夏僧俗在途經西域時，只要使用梵語，便可以跟當地寺院交往求幫助（註三），那就無需使用當地語言了！

第三，古時西行求法，華夏僧徒是跟隨一個西行商隊出發的。一來商隊熟識路途，二來商隊可以供應飲食，而僧人則以說法；或遇厄難之時給予安慰作回報。當商隊到達一個西域的佛教國度之時，求法的華僧往往便脫離隊伍，自己一人留在當地觀光，往佛寺參學，聽此國僧人說法，或旁聽佛法的辯論。當他在此地留膩了，便找另一路過的商隊要求加入，繼續西邁。一般中西交通史料都記載由中土往印度若經陸途要走三年，依仕邦的研究，原來西行之人並非馬不停蹄地一口氣跑足三年（註四），而是如此斷斷續續的在各佛教國參學之後再首途，經過三年旅程中一直都使用都梵文在各佛教國參學、辯論甚或說法的話，則到達印度本土之時，這求法者的梵語梵文已很流利了。玄奘三藏能夠在五天天竺受到各王高僧禮重，何嘗不是跟他的辯說通利有關？而他的語文能力，正是旅途三年來不斷獲得使用機會而加強的！是以仕邦認為古時求法者多循陸路的原因，此途能提供「語文訓練機會」應該是一個選擇的重要因素。

好了，西行求法要學多少種語文方得啓程的問題已解決了，但餘下兩個問題仍要向讀者們交代。

首先，前面說過華僧西行前要先學過梵文，他們向誰學習？據仕邦的研究，印度來華而通漢語的西方僧人當然是追隨學習的首選。此外，還有如下的途徑：（一）向居住中土的印度居士（尤其因政治問題而避居華夏的高級知識份子）學習。（二）向求法歸來的華僧學習。（三）向翻譯佛經的「譯場」中人學習。

其次，印度來華弘法的外國法師因通漢語而能教授華人以梵語梵文，那麼他們的漢語又從哪兒學來的呢？尤其古時華人自視為天朝大國之民，不屑學習外語，倘使外國法師不通華言，又如何向傲岸自高的華人宣弘？因此域外法師既然不避險阻來華弘法，當抱定學習中國語文的決心，尤其漢魏西晉的早期東邁底西方法師。

經過一番研究之後，知道印度或西域的法師，也是參加旅行商隊跋涉來華的。而舉凡不同民族而發生接觸，尤其商業接觸之時，必然發展出一套彼此皆能會意的語言。如古時歐洲人跟東方人（尤其土耳其人）貿易之時是講一種彼此皆聽懂的，稱為*lingua franca*的混雜語。又仕邦服務於星洲期間，知道華人跟馬來人交往時所講的是馬來人聽得懂，但毫無文法規範的「市集馬來語（*Basar Malayu*）」，按，正式馬來語非常講

究文法)」。而據治中西交通史的學人們底研究，知道古時活躍於中國與西域之間的不同母語底旅行商人們，他們彼此交往時使用的是粟特語 (Sogdian 梵文稱之爲 *Suṭi*)，而這種粟特語卻是近似 *lingua Franca* 或 *Basar Melan*，非正式粟特人所講的語言。西僧來華既然加入商隊之中，他們爲了跟同行的旅行商人交往，多少會學一點粟特語，然則西僧們可以通過粟特語作媒介而向漢族的旅行商人學習一點基本漢語啊！

再者，古時漢族旅行商人之中有往印度作貿易的，他們不免要懂一點當地語文。而印度的梵文其實分爲 *Sanskrit* 和 *Prakrit* 兩類，前者屬祭司、王公等知識份子使用的雅語，非常講究文法規則，相當於我們的「文言」，而比文言更不易學懂（註五）。後者則屬一般人使用的俗文，沒有 *Sanskrit* 那些複雜的規則，相當於我們的「白話」。由於 *Prakrit* 是一般民衆使用的語言，易於學習，漢族旅行商人會學學這種語言來跟印度人作買賣，那麼來華西僧也可通過 *Prakrit* 來向上述旅行商人學習漢語啊！

陸途來華，在古時一定進入玉門關，再通過河西走廊進入中國內地的。而在河西走廊，早期來華西僧正好找到加強漢語的導師，他們是世居於此的「小月氏（月氏音「肉支」）人。

小月氏人的來歷是：月氏人本來世居河西走廊，後來匈奴人強大，攻破河西走廊而殺其王，月氏人被迫大舉西遷，來到流入鹹海的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建立一個強大的大月氏國，國境據有今日中亞細亞的烏茲伯克、達輯克、土庫曼等國，又有阿富汗國和印度北方的旁遮普省，一個時期更成了五天竺的宗主國。而不能西遷；留在故土的同族，便被稱爲「小月氏人」。後來漢武帝（公元前140～87在位）擊敗白奴，取得河西走廊而置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和金城五郡，小月氏人成了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後來他們都能漢語，因此成爲西僧來華後加強漢語能力的導師。

何以言之？在五天竺臣屬於大月氏的時代，印度僧徒不免學習宗主國的語言以方便弘法活動。是以他們進入玉門關之後，便可找小月氏人作導師；用月氏語爲媒介而補強漢語，漢語加強之後，更可向漢族儒生學習中國文字，因而建成在禹域弘法利生的效果，也能教授梵文來幫助有志求法取經的漢族僧伽了。

以上所陳，是據拙作（淺論中國求法僧俗出國前、後學習域外語文的機緣）刊於《中華佛學學報》第十期，台北，民八十六年）改寫。

註：

1. 「大食」是波斯（今伊朗）語[adik]的對音，此語泛指阿剌伯的世界。
 2. 參日本羽溪了諦博士著，賀昌群先生（一九〇三—一九七三）譯的《西域之佛教》，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一九五六。
 3. 正如今日一位不懂華言的外國朋友跑到台北或高雄，自己一個人在路上，忽然有事要找華人幫忙，而當時
 4. 參拙作未刊研究專題《中國佛教求法史研究》，中華佛學研究所存有手稿乙冊，影印兩冊。
 5. 仕邦自己學過一下梵文，深知這種語文不易上手。
- 遇到的路人都不會英語的話，則他只要找到一家學校，進去求助，自然找到會說英語的人給他指點一樣。仕邦所以用「英語」為例，因為這種語言是如今世界上普遍通用的語言，出門的人多少會一點英語。

啓建大乘戒幢傳授護國千佛三壇大戒通啓

本寺為弘揚正法，續佛慧命；並預為祝賀中華民國

建國一百周年誌慶。謹訂於民國九十九年（西元二〇一〇）十月十日起至十一月十日期三十二天，啓建大乘

戒壇，傳授千佛三壇大戒。以此功德，預祝佛日舒輝，國運昌隆，風調雨順，人民安樂！

傳戒日期：出家戒：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十日至

十一月十日（陰曆九月初三至十月初五日）圓滿出堂。

受戒資格：出家二衆，凡正信佛教，六根具足，身心正常，無不良嗜，堪能聞解佛法稟受具戒奉行，年滿二十歲以上。若年老者，須能禮佛如儀，能聞佛法能

稟戒奉行，皆可報名參加受戒。

本寺戒壇殊勝，歡迎發心受戒法者，踴躍報名參加受戒。戒期中並為本寺開建一百一十週年紀念，及開山善慧禪祖一百三十歲冥壽，舉行祭典。歡迎法眷們踴躍回來參加。

靈泉禪寺傳戒委員會辦事處

謹啓

電話：(02) 2465-3191~2

傳真：(02) 2465-3160

E-Mail: lin.chuen@msa.hinet.net

地址：基隆市信義區六和路一號